



太阳鸟 和眼镜王蛇



沈石溪 ❀ 著



陡峭的悬崖上，回荡着羊奶妈悲戚的哀号；
深不见底的峭壁下，豹孤儿痛苦的眼神渐渐远去……
留下的只有渐渐落下的红彤彤的夕阳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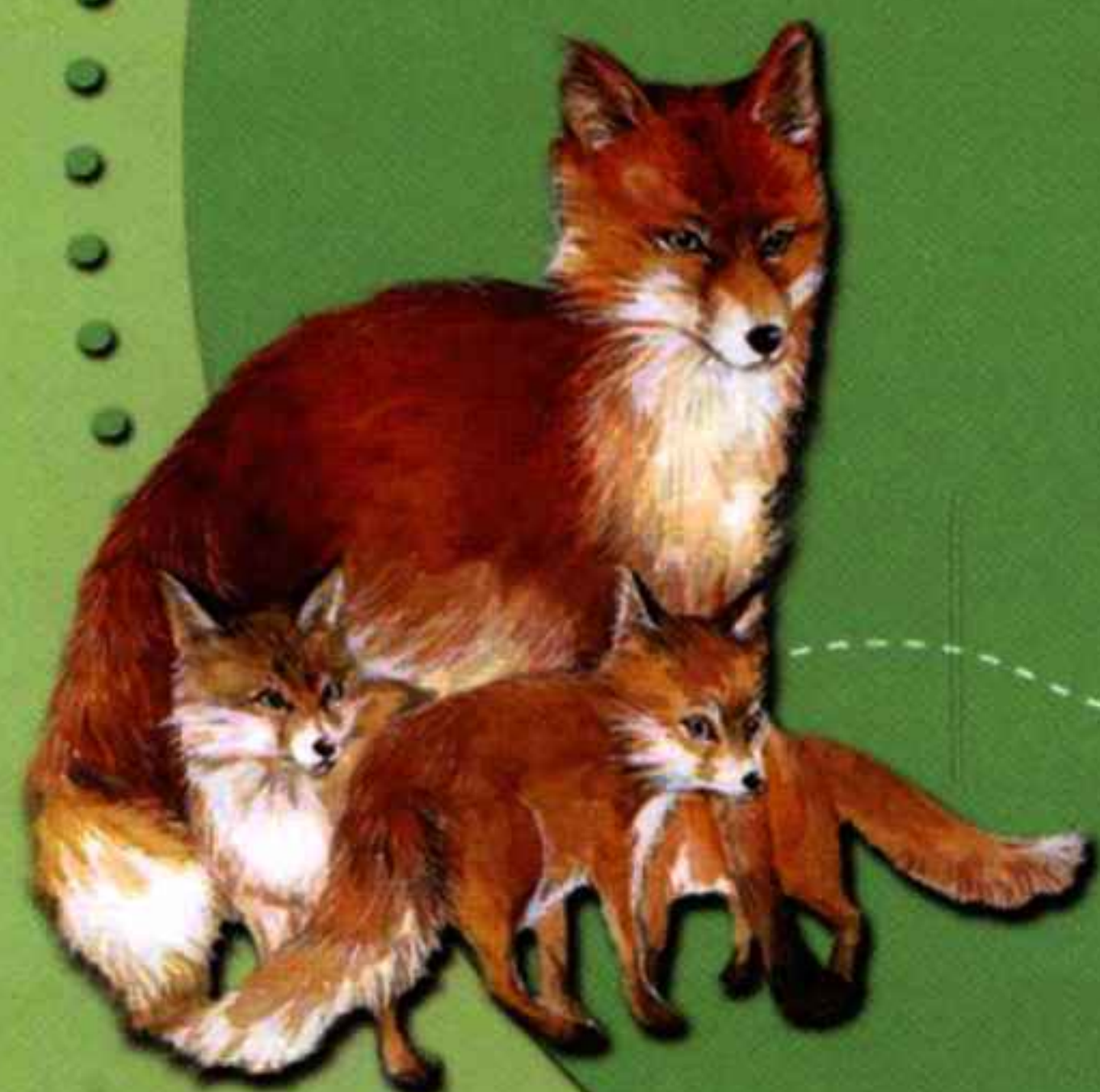
动物之间的情感交错、爱恨情仇……它们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呢？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精彩刺激的原生态阅读

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以其雄浑又细腻、粗犷又敏锐的文风，生动展现了猎狗、豹、孔雀、野猪、狐狸、大象、羊等野生动物的传奇故事，既富有动物的野性之美，又具有浓郁的野生丛林风情。本书更配有具有知识性的“动物档案”，使文学性、知识性和趣味性融为一体，给孩子们带来一个全新的“动物世界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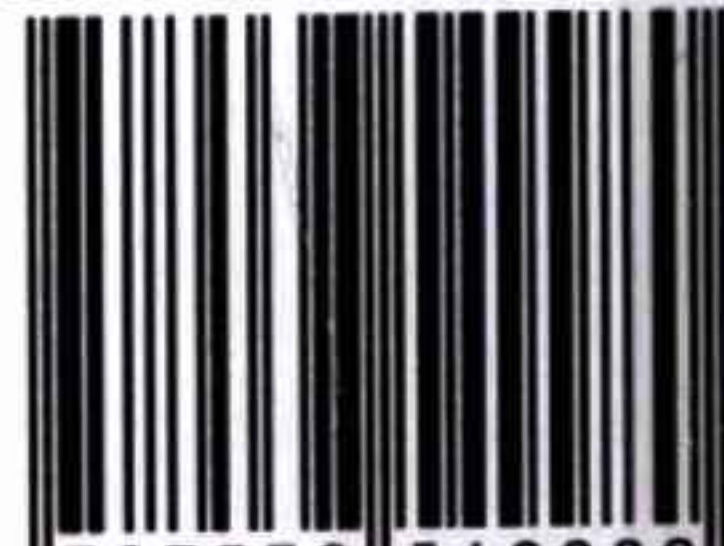
扣人心弦的动物故事 精彩生动的爆笑漫画



SDL 盛大文学
华文天下·弘文载道

上架建议 **儿童文学**

ISBN 978-7-5385-4998-0



9 787538 549980 >

定价：1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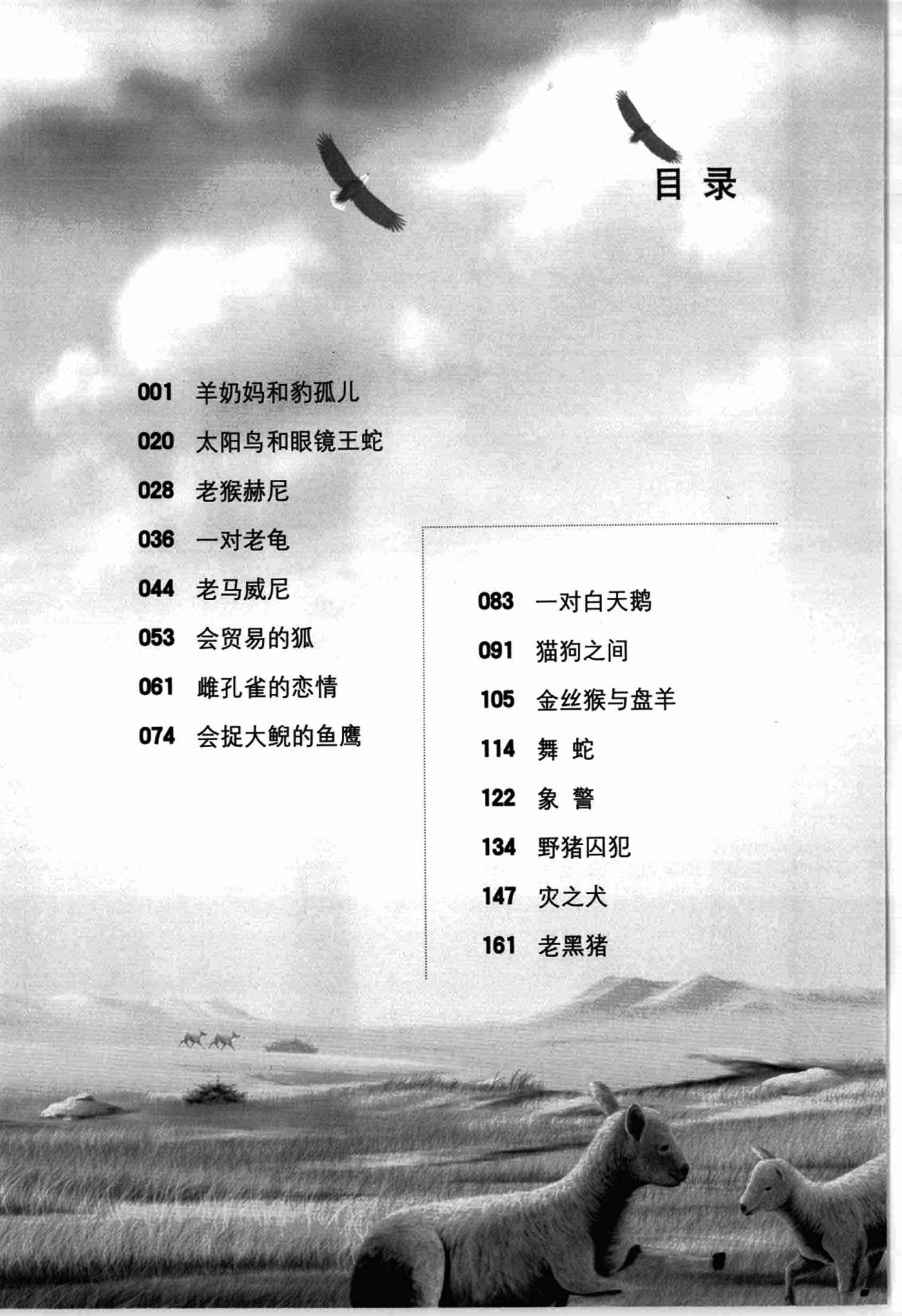


太阳鸟和眼镜王蛇

沈石溪 ❀ 著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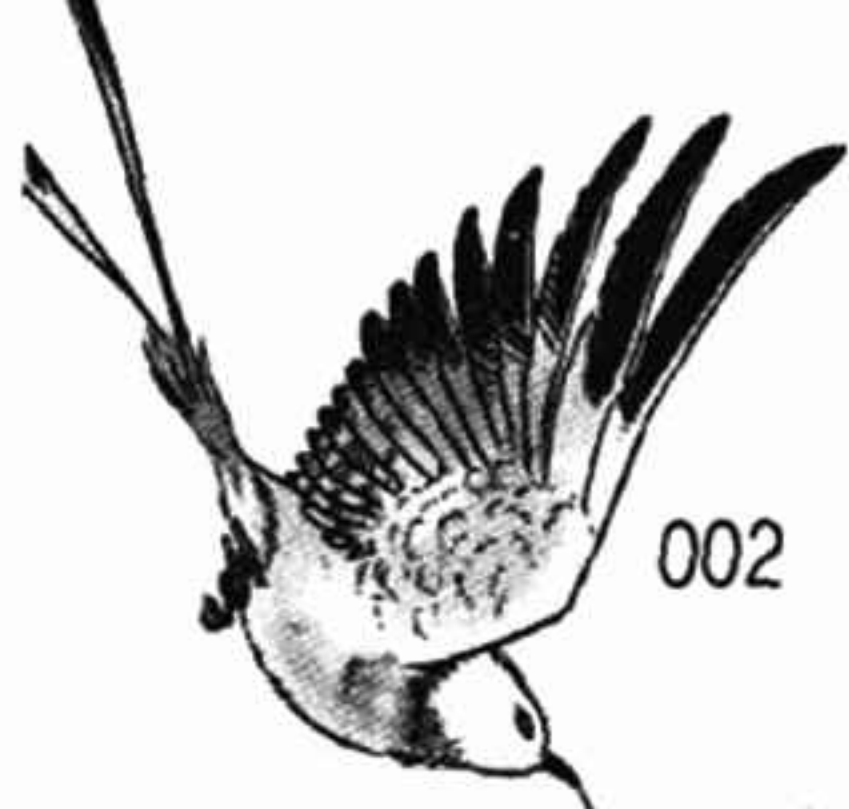
- 001 羊奶妈和豹孤儿
- 020 太阳鸟和眼镜王蛇
- 028 老猴赫尼
- 036 一对老龟
- 044 老马威尼
- 053 会贸易的狐
- 061 雌孔雀的恋情
- 074 会捉大鲵的鱼鹰

- 083 一对白天鹅
- 091 猫狗之间
- 105 金丝猴与盘羊
- 114 舞蛇
- 122 象警
- 134 野猪囚犯
- 147 灾之犬
- 161 老黑猪

羊奶妈和豹孤儿

院子的篱笆被白蚂蚁蛀倒了一大片，我到山上砍野竹子来修补篱笆。路途有点远，我带了一篾盒糯米饭当午餐。运气不错，砍竹子时，刚巧碰到一只原鸡在抱窝，被我一刀砍死，褪毛去内脏，用一根竹棍穿起，放在篝火上烤。不一会儿，香味四溢，馋得我口水都流出来了。烤鸡现杀现吃，色泽金黄，油光闪亮，皮脆肉嫩，嘿，皇帝也享受不到这份野趣！我正在得意，突然听见左侧那片密不透风的斑茅草里，传来悉哩嗦罗的声响，扭头看去，差一点没吓得尿裤子，一只色彩斑斓的金钱豹的脑袋，从茅草





丛中探出来。豹子会游泳会爬树，奔走如飞，比老虎更难对付，猎人中就有头豹二猪三虎的说法。它离我最多只有十来米远，我不敢跑，一跑它准会蹿跳起来轻易地从背后把我扑倒的。这家伙准是被烤鸡的香味引到这儿来的，我灵机一动，将手里还没完全烤熟的原鸡朝它掷过去，希望它贪恋烤鸡的美味，而放我一马。烤鸡骨碌骨碌滚到离豹头三四米远的草地上，它耸动鼻翼，贪婪地嗅着，长长的豹舌不断舔着嘴唇，慢慢地从茅草丛中钻出半个身体，一双铜铃大眼瞅瞅我，又望望烤鸡，露出一种犹豫不决的表情。我捏着柴刀，紧张得浑身汗毛倒竖。等了一会儿，它迈步走向烤鸡，谢天谢地，烤鸡比我更对它的胃口。我趁机站起来一步一步向后退却，准备退到安全距离后，转身撒腿飞逃。可当它的身体完全从斑茅草丛中钻出来时，我发现，自己根本没必要飞逃，我只要快步走，就足以把它甩掉，因为它的一条后腿掉了一截脚爪，整条腿血肉模糊，另一条腿悬在半空，哦，原来是只残疾豹！

通常人们总以为森林里的野生动物，尤其是大型猛兽，一定身强力壮，五官和肢体完美无缺，这是一种想当

然的错误见解。其实，森林里的野生动物，由于没有医院和任何保健制度，又时时处在弱肉强食的激烈竞争中，伤残者的比例是相当高的。

我不知道这只豹子的脚爪是怎么弄断的，也许是被猎枪射中的，也许是捕捉野猪时被野猪的獠牙咬掉的，也许是在和豺群争抢食物时受伤的……但有一点我很清楚，凡走兽，前肢受了伤，还能勉强奔跑捕食，后肢受了伤，重心无法平衡，不可能再进行凛冽的扑跃，因此，它是很难再生存下去的。

残疾豹抓住烤鸡，狼吞虎咽起来。看得出来，它已经好几天没吃到东西了，瘦得一副皮囊包裹着几根骨头。这还是只母豹，腹部吊着两排乳房，也干瘪瘪的，像晒蔫的丝瓜。

早知道它是只残疾豹，我就不会犯傻把香喷喷的烤鸡掷给它了，现在，悔之晚矣。

第三天清晨，我起来上厕所，刚拉开房门，又像触电似的将门关上，并扣紧了门闩。一只浑身布满金钱环纹的豹子正躺在我的院子里呢！毫无疑问，这家伙是从我还没





来得及补好的篱笆墙缺口钻进院子来的。我急忙从土墙上取下猎枪，一面往枪管里灌火药和铁砂，一面从木格窗棂向外观察。豹子听到开门和关门声，头扭向我的草房，奶奶的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就是吃掉我烤鸡的残疾豹！它比三天前更憔悴了，满脸尘土，眼角堆满眼屎，活像豹类中的垃圾瘪三。

我哗啦一声拉动枪栓。在我的打猎生涯里，凡动物，都本能地害怕拉枪栓的声响，会惊跳奔逃，起码也会紧张得兽毛恣张，耳朵竖得笔直，发怒地咆哮。可眼前这只残疾豹，却仍卧在地上不动弹，只是用一种凄凉的表情望着我。我好生奇怪，忍不住多看了它一眼，我看见，它那条前几天就受伤的后腿露在外面，伤口严重发炎，化脓溃烂，散发着一股恶臭，还有蛆在腐肉上蠕动，它艰难地喘息着，四条豹腿僵硬地在抽搐，看样子快不行了。

对一只生命垂危、虚弱得连站都站不起来的残疾豹，我何必要浪费子弹呢？更重要的是，子弹会损伤美丽的豹皮。我打消了要立即开枪的念头。

它见我隔着窗棂在注视它，便挣扎着挪向院子左边那





棵石榴树，带着某种恳求意味的眼光在我和石榴树之间频频地穿梭往还，好像急着要给我和石榴树牵线搭桥。我很纳闷，开了门，手扣在扳机上，枪口指着那只色彩斑斓的豹头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看个究竟。

石榴树下躺着一只小豹崽！这只豹崽和猫差不多大，眼睛还没睁开呢，身上沾满了草叶土屑，有气无力地蠕动着。残疾豹爬到豹崽跟前，伸出长长的舌头，像推皮球似的推动着豹崽，一点一点朝我推过来。“嘘——嘘——”我挥动着猎枪，想让它停下来，可它却固执顽强地把豹崽往我面前推。我一步步往后退却，它痛苦的眼光紧紧盯着我，表情显得很沮丧，很失望，冲着我欧地轻吼了一声，绝不是那种威胁式的咆哮，也不是那种刻毒的诅咒，而是一种哀哀的乞求，或者说是一种虔诚的祈祷。

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大胆的设想，这只残疾豹大清早跑到我的院子里来，并非想要偷窃家畜家禽，也并非要来伤害我，它是出于无奈才来找我的。它是一只哺乳期的母豹，不幸的是，在捕猎时后肢受了重伤，它找不到食物，也就分泌不出芬芳的乳汁，刚生下不久的几只小豹崽一只

接一只饿死了，最后只剩下一只小豹崽了，也已饿得奄奄一息。它晓得自己活不长了，不愿失去最后一个小宝贝，就忍着伤痛，叼着豹崽，借着夜色的掩护，从山上爬进曼广弄寨。三天前我曾和它打过一次交道，它记住了我的气味，凭着猫科动物灵敏的嗅觉，找到了我的家，它误以为我是出于同情和怜悯才扔给它烤鸡的，它以为我是个好心人，会帮助它，会收养豹崽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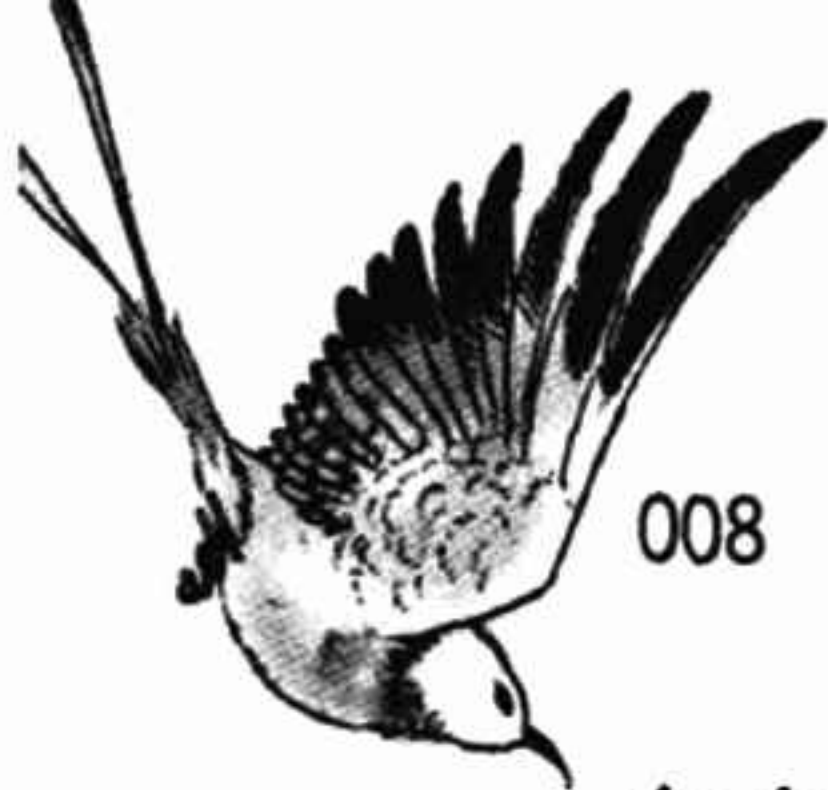
它快不行了，呼吸越来越急促，越来越困难，身体因痛苦而缩成一团，连爬也爬不动了，但舌头仍执拗地颤动着，竭力要把豹崽推到我面前来，那双豹眼，仍充满期待地凝望着我。

我仿佛受到了某种神秘的启示，扔了猎枪，弯腰抱起豹崽，托在手臂上，抚摸着它的背，并亲了亲它毛茸茸的脸颊。

残疾豹眼里露出了欣慰的表情，豹尾缓慢地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，便僵然不动了。

残疾母豹临终时托付我一只还在吃奶的豹崽，我给它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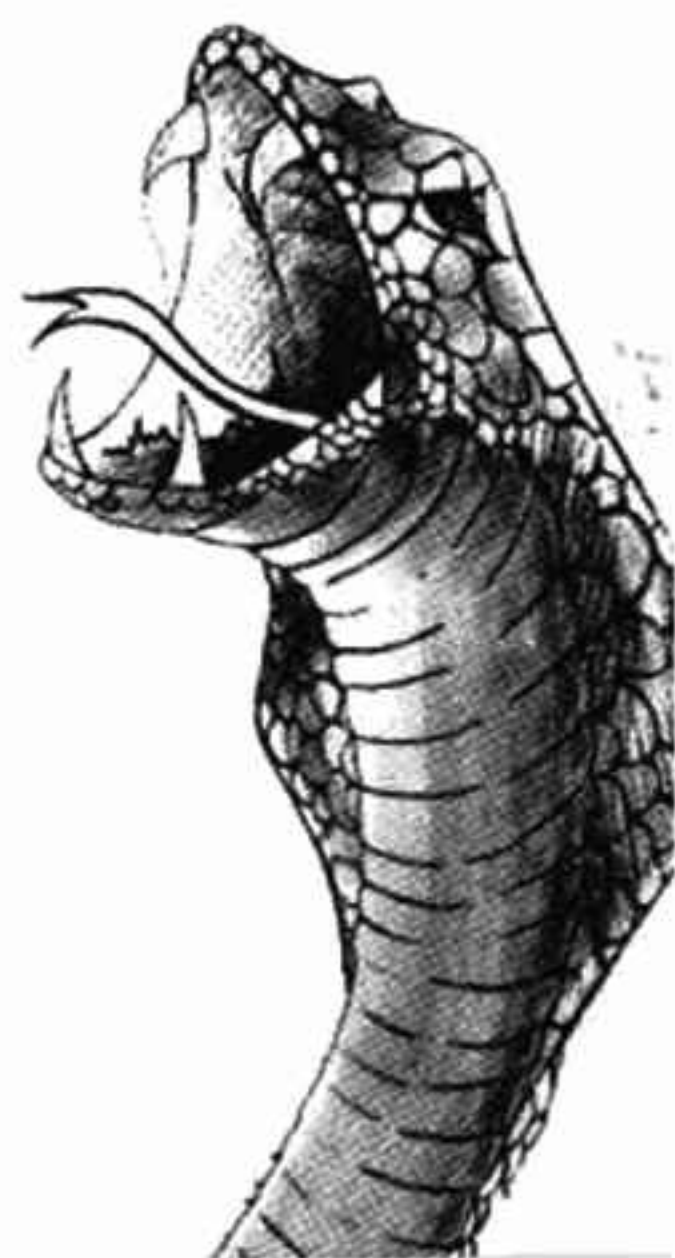
起名叫豹孤儿。刚巧，我放牧的羊群里有一只才出生两天的羊羔在过河时一脚踩滑溺死了，我便把母羊牵到院子里来，打算用羊奶喂豹孤儿。母羊名叫灰额头，芳龄四岁，正是羊的黄金岁月，长得膘肥体壮，几只羊奶鼓得就像快吹爆的气球，奶水绰绰有余。可当我将豹孤儿抱到灰额头腹下，灰额头耸动鼻翼，惊慌地咩咩叫起来，如临大敌，在院子里躲闪奔跑。哺乳动物都是靠鼻子思想的，灰额头的羊鼻子一定是闻到了豹孤儿身上那股食肉兽的腥味，本能地意识到我手里捧着的毛茸茸的小家伙是它不共戴天的仇敌，避之唯恐不及。我在羊脖子上套一根绳索，把灰额头绑在石榴树上，强制性地让它喂奶，它浑身觳觫（hú sù），四条羊腿打战，紧张得好像被牵进了屠宰场，一滴羊奶也分泌不出来。我没办法，只好玩弄手腕，把那只溺死的小羊羔的皮剥下来，做了条羊皮坎肩，裹在豹孤儿的身上，又用羊粪在豹孤儿头尾和四肢仔细擦了一遍。当我再次把乔装打扮后的豹崽子送到灰额头身边时，灰额头先是用疑惑的眼光朝我手中半羊半豹的怪物看了又看，又用鼻子在豹孤儿身上嗅闻了好一阵，脸上渐渐露出惊喜的表情，

“咩——”兴奋地欢呼了一声，我赶紧将奶头塞进豹孤儿的嘴，“吱——”饿极了的豹孤儿咂巴嘴唇使劲吮吸起来，洁白芬芳的羊奶流了出来，灰额头颌下那撮山羊翘翘抖抖，羊脸浮现出母性圣洁的光辉。

灰额头算得上是一位称职的奶妈，豹崽和羊羔吃奶的习惯迥然不同，小羊羔出生两天后，就会自己钻到母羊肚子底下去吃奶，母羊只消后腿扒开，站着即可喂奶。豹崽比羊羔矮小得多，母豹是用躺卧的姿势来喂奶的。灰额头面对够不着它奶头的豹孤儿，竟然改变了羊的习性，也像猪、狗、猫那样，侧躺下来喂奶了。

半个多月后，豹孤儿睁开了眼，会在地上蹒跚爬行了。又过了一个月，它会在院子里奔跑跳跃了。它贪玩淘气，特别爱往高处跳，一会儿打碎了我窗台上的花盆，一会儿扑翻了我晾衣服的架架，我觉得小小的院子已容纳不下它了，就把它连同灰额头一起放回羊群去生活。

因为有灰额头陪伴，也因为那条羊皮坎肩，众羊们只是对长相很别致的豹孤儿好奇地围观了一番，便认同它有权留在羊群里。





豹羊同圈，天敌变朋友，堪称世界奇迹，我想。

每天早晨，豹孤儿像其他羊羔一样，跟在成年羊的后面，在牧羊狗阿甲的吆喝下，跑到草场去，每天傍晚，我羊鞭儿一甩，它又跟随羊群回到羊圈来。它的行为模式很多方面都像羊，它会勾起脖子，和羊羔互相顶脑门玩，它会用舌头去舔成年羊的脖子，讨取一点长辈的宠爱，只要灰额头咩咩咩一叫唤，它立刻摇着尾巴奔到灰额头面前，将脸在灰额头胸脯间磨蹭撒娇，它的叫声似乎也受到了奶妈的影响，“欧——咩——欧——咩——”有点羊腔羊调了。只有一点和羊截然不同，它断奶后，拒绝与灰额头一起吃青草，非要我一天两顿喂它带荤腥的饭。

很快，豹孤儿长得几乎和成年羊一般大了。

一天下午，我把羊群带到夏洛山上去放牧，大羊们散落在树丛和岩石间，娴静地啃食着碧绿的青草，豹孤儿和一只名叫一团雪的小白羊你追我我追你地打闹玩耍，一团雪摆出一副公羊打架的姿势，用才长出一寸来长的犄角去撞豹孤儿，豹孤儿顶牛的技巧不如一团雪，力气好像也不如一团雪，又处在斜坡的下方，地势很不利，被一团雪

顶得跌了好几个跟斗，豹鼻子被羊角撞了一下，酸疼得厉害，它欧咩欧咩地叫着，不断用豹爪去揉自己的鼻子。一团雪高兴得忘乎所以，又冲上来在豹脖子上撞了一家伙，豹孤儿跌了个四爪朝天。一团雪乘胜追击，豹孤儿转身纵身一跃，跳到一块一米多高的石头上，又一蹿，蹿上两米多高的一棵山毛榉树上。一团雪追到树下，不断勾起前腿，身体直立，做出要继续干架的姿势来，“咩——咩——”高叫着，意思好像在说：你别逃到树上去啊，有种的你下来，我们再脑袋顶着脑袋比试比试！豹孤儿欧咩气愤地叫了一声，突然从树上扑了下来。森林里，金钱豹最拿手的狩猎方式就是爬到高高的树上去，在猎物从树下经过时，出其不意地从树上扑下来，沉重的身体砸在猎物身上，把猎物压得半死不活，然后把猎物的脖子咬断。这是豹子的一种本能，虽然谁也没教过豹孤儿，豹孤儿自己就会了。

豹孤儿正正地落在一团雪的羊头上。可怜的小白羊，脖子一下子被拧断了，倒在地上，四肢抽搐，站不起来了。豹孤儿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，还勾起脖子用脑袋顶





一团雪，想继续玩游戏哩。咩呜，一团雪发出一声垂死的哀叫，嘴角涌出一口血沫。豹孤儿惊恐地跳开，旋即又小心翼翼地走拢来，伸出舌头舔舔一团雪的嘴，我猜想它的本意绝非是要去尝羊血的滋味，而是要表示歉意，可当它的舌尖舔着血浆后，我看见，它那双刚才还忧伤黯然的豹眼，刹那间流光溢彩，欧咩，它兴奋地叫了一声，好像无意中破译了生存的奥秘，无意中闯进了一扇宝库的门：它沉睡着的食肉兽的本性被唤醒了，它压抑的兽性释放了，它激动地慌乱地趴在一团雪身上，吮吸着热乎乎的羊血。

“呼咩——呼咩——”一团雪咧着嘴，已奄奄一息了。

羊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它们目睹了事情的全部经过，“咩——咩——咩——咩——”它们愤怒地朝豹孤儿叫着。豹孤儿好像聋了似的，不予理睬，仍埋头津津有味地舔食羊血。有几只大公羊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撅着犄角冲过来，想挑豹孤儿，豹孤儿一闪，躲开了，“哞——”威风凛凛地吼了一声，龇牙咧嘴，做出一种典型的豹子扑食的姿势来，它的嘴上还沾着羊血，完全是恶魔的形象，对

羊来说。

几只大公羊色厉内荏地咩了两声，掉头跑掉了，整个羊群潮水般地往后退却。

这时，母羊灰额头飞快奔了过来，咩——咩——咩冲着豹孤儿急促地叫着。豹孤儿赶紧摇晃起那条长长的豹尾，收敛起凶神恶煞的模样，欧咩，欧咩，恢复了羊羔的温顺与平和。咩——咩——咩——咩，灰额头一面叫着，一面向右边山岬跑去，把豹孤儿带离那棵山毛榉树，带离还在垂死挣扎的一团雪。豹孤儿听话地跟在灰额头后面，但一面跑，一面留恋地扭头朝一团雪张望。

自从小白羊一团雪惨遭不幸后，母羊灰额头在羊群里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。无论大羊小羊公羊母羊，都对灰额头侧目而视，都像躲避瘟疫似的躲着灰额头。走在路上，没有哪只羊愿意和灰额头结伴同行。在牧场吃草，再茂盛的草坡，只要灰额头一出现，其他羊便跑得干干净净。晚上进羊圈，所有的羊挤成一团互相取暖，唯独灰额头孤零零地被排斥在一个角落里。

